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

且說鴛鴦出了角門，臉上猶熱，心內突突的亂跳，真是意外之事。因想：「這事非常，若說出來，姦盜相連，關係人命，還保不住帶累旁人。橫豎與自己無干，且藏在心內，不說給人知道。」回房復了賈母的命，大家安息。不提。卻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玩笑，起初時小兒戲言，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。近年大了，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，常時司棋回家時，二人眉來眼去，舊情不斷，只不能入手。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，二人便設法，彼此裡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，留門看道，今日趕亂，方從外進來。初次入港，雖未成雙，卻也海誓山盟，私傳表記，已有無限風情。忽被鴛鴦驚散，那小廝早穿花度柳，從角門出去了。

司棋一夜不曾睡著，又後悔不來。至次日，見了鴛鴦，自是臉上一紅一白，百般過不去，心內懷著鬼胎，茶飯無心，起坐恍惚。挨了兩日，竟不聽見有動靜，方略放下了心。這日晚間，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：「你表兄竟逃走了，三四天沒上家。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。」司棋聽了，又急又氣又傷心，因想道：「縱然鬧出來，也該死在一處。真真男人沒情意，先就走了！」因此，又添了一層氣，次日便覺心內不快，支持不住，一頭躺倒，懨懨的成了病了。

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，園內司棋病重，要往外挪，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，「生怕我說出來。」因此，自己反過意不去，指著來望候司棋，支出人去，反自己賭咒發誓，與司棋說：「我若告訴一個人，立刻現死現報！你只管放心養病，別白遭塌了小命兒！」司棋一把拉住，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！偁們從小兒耳鬢廝磨，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，我也不敢怠慢了你。如今我雖一著走錯了，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，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！從此後，我活一日，是你給我一日。我的病要好了，把你立個長生牌位，我天天燒香磕頭，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。我若死了時，變驢變狗報答你！倘或偁們散了，以後遇見，我自有的報答的去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哭。

這一席話，反把鴛鴦說的酸心，也哭起來了。因點頭道：「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呀！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，壞你的名兒，我白去獻勤兒？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和人說。你只放心。從此養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的，再別胡行亂鬧了。」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。

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，方出來。因知賈璉不在家中，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，不似往日一樣，便順路來問候。剛進入鳳姐院中，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，便站立待他進去。鴛鴦來至堂屋，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，見了他來，便忙上來悄聲笑道：「纔吃了一口飯，歇了中覺了。你且這屋裡略坐坐。」

鴛鴦聽了，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。小丫頭倒了茶來。鴛鴦問道：「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？我近來看著他懶懶的。」平兒見問，因房內無人，便歎道：「他這懶懶的，也不止今日了！這有一月前頭，就是這麼著。這幾日忙亂了幾天，又受了些閒氣，從新又勾起來。這兩日又比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不住，就露出馬腳來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既這樣，怎麼不早請大夫治？」平兒歎道：「我的姐姐！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？別說請大夫來吃藥，我看不過，白問一聲『身上覺怎麼樣？』他就動了氣，反說我咒他病了。饒這樣，天天還是察三訪四，自己再不看破些，且養身子！」鴛鴦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，也都好放心。」平兒歎道：「說起病來，據我看，也不是什麼小症候！」鴛鴦忙道：「是什麼病呢？」平兒見問，又往前湊了一湊，向耳邊說道：「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，這一個月，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。這可是大病不是？鴛鴦聽了，忙答應道：「噯呀！依這麼說，可不成了『血山崩』了嗎？」平兒忙啞了一口，又悄笑道：「你個女孩兒家，這是怎麼說？你倒會咒人！」鴛鴦見說，不禁紅了臉，又悄笑道：「究竟我也不懂什麼是崩不崩的。你倒忘了不成：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？我也不知是什麼病，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，我還納悶，後來聽見原故，纔明白了一二分。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：「方纔朱大娘又來了。我們回了他：『奶奶纔歇中覺。他往太太上頭去了。』」平兒聽了點頭。鴛鴦問：「那一個朱大娘？」平兒道：「就是官媒婆朱嫂子。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偁們求親，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貼子來，鬧得人怪煩的。」一語未了，小丫頭跑來說：「二爺進來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，平兒忙迎出來。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，便也過這間房內來，走至門前，忽見鴛鴦坐在炕上，便煞住腳，笑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今兒貴步幸臨賤地！」鴛鴦只坐著，笑道：「來請爺奶奶的安，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，睡覺的睡覺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姐姐一年到頭辛苦，伏侍老太太，我還沒看你去，那裡還敢勞動來看我們！」又說：「巧的很。我纔要找姐姐去，因為穿著這袍子熱，先來換了夾袍子，再過去找姐姐去，不想老天爺可憐，省我走這一趟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椅子上坐下。

鴛鴦因問：「又有什麼說的？」賈璉未語，先笑道：「因有一件事竟忘了，只怕姐姐還記得。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個外路和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，因老太太愛，就即刻拿過來擺著。因前日老太太的生日，我看古董賬，還有一筆在這賬上，卻不知此時這件著落在何處。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，等我問準了，好註上一筆。所以我問姐姐：如今還是老太太擺著呢，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？」鴛鴦聽說，便說道：「老太太擺了幾日，厭煩了，就給你們奶奶了。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。我連日子還記得，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。你忘了，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。」

平兒正拿衣裳，聽見如此說，忙出來回說：「交過來了，現在樓上放著呢。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，他們發昏沒記上，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。」賈璉聽說，笑道：「既然給了你奶奶，我怎麼不知道，你們就味下了？」平兒道：「奶奶告訴二爺，二爺還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。這會子自己忘了，倒說我們味下！那是什麼好東西！比那強□倍的，也沒味下一遭兒，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？」

賈璉垂頭含笑，想了想，拍手道：「我如今竟糊塗了！丟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像先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也怨不得。事情又多，口舌又雜，你再喝上兩鍾酒，那裡記得許多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起身要走。」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好姐姐，略坐一坐兒，兄弟還有一事相求。」說著，便罵小丫頭：「怎麼不沏好茶來？快拿乾淨盞碗，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！」說著，向鴛鴦道：「這兩日，因老太太千秋，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。幾處房租、地租，統在九月纔得，這會子竟接不上。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，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，還有幾家紅白大禮，至還得三千兩銀子用，一時難去支借。俗語說的好：『求人不如求己。』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，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傢伙，偷著運出一箱子來，暫押千數兩銀子，支騰過去。不上半月的光景，銀子來了，我就贖了交還，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。」鴛鴦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倒會變法兒！虧你怎麼想了！」賈璉笑道：「不是我撒謊。若論除了姐姐，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；只是他們為人，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。我和他們一說，反嚇住了他們，所以我『寧撞金鐘一下，不打鑊鉞三千』。」一語未了，賈母那邊小丫頭子，忙忙走來找鴛鴦，說：「老太太找姐姐呢。這半日，我那裡沒找到？卻在這裡。」鴛鴦聽說，忙著去見賈母。

賈璉見他去了，只得回來瞧鳳姐。誰知鳳姐已醒了，聽他和鴛鴦借當，自己不便答話，只躺在榻上。聽見鴛鴦去了，賈璉進來，鳳姐因問道：「他可應准了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雖不應准，卻有幾分成了。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，就□分成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不管這些事。倘或說准了，這會子說著好聽，到了有錢的時節，你就擱在脖子後頭了，誰和你打饑荒去？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！」賈璉笑道：「好人！你要說定了，我謝你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說謝我什麼？」賈璉笑道：「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。」平兒一旁笑道：「奶奶不用要別的。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，恰少一二百銀子使，不如借了來，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幸虧提起我來。就是這麼也罷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們太也狠了！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，就是現銀子，要三五千，只怕也難不倒。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；這會子，煩你說一句話，還要個利錢，難為你們和我一一」鳳姐不等說完，翻身起來說道：「我三千五千，不是賺的你的！如今裡外上下，背著嚼說我的不說了，就短了你來說我了。可

知『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』。我們看著你家什麼石崇鄧通？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，就夠你們一輩子過的了。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！現有對證：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，比一比，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？」賈璉笑道：「說句玩話兒就急了。這有什麼的呢？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？多的沒有，這還能夠。先拿進來，你使了，再說去，如何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又不等著『腳口墊背』，忙什麼呢？」賈璉道：「何苦來？犯不著這麼肝火盛！」

鳳姐聽了，又笑起來道：「不是我著急，你說的話，戳人的心。我因為想著後日是二姐的週年，我們好了一場，雖不能別的，到底給他上個墳，燒張紙，也是姊妹一場。他雖沒個兒女留下，也別『前人灑土，迷了後人的眼睛』纔是。」賈璉半晌方道：「難為你想的周全。」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，低頭打算，說：「既是後日纔用，若明日得了這個，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。鳳姐便問：「可成了沒有？」旺兒媳婦道：「竟不中用。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。」賈璉便問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鳳姐兒見問，便說道：「不是什麼大事。旺兒有個小子，今年□七歲了，還沒娶媳婦兒，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。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，二則又多病多災的，因此開恩，打發他出去了，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。因此，旺兒媳婦來求我。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，一說去，自然成的；誰知他這會子來了，說不中用！」賈璉道：「這是什麼大事？比彩霞好的多著呢！」旺兒家的便笑道：「爺雖如此說，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，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。好容易相看準一個媳婦兒，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，替作成了，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，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，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。若論那孩子，倒好，據我素日合意兒。試他心裡，沒有什麼說的，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。」

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。鳳姐因賈璉在此，且不做一聲，只看賈璉的光景。賈璉心中有事，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？待要不管，只是看著鳳姐兒的陪房，且素日出過力的，臉上實在過不去，因說：「什麼大事？只管咕咕唧唧的！你放心，且去。我明日作媒，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，一面說，一面帶著定禮去，就說是我的主意。他□分不依，叫他來見我。」

旺兒家的看著鳳姐，鳳姐便努嘴兒。旺兒家的會意，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。這賈璉忙道：「你只管給你們姑奶奶磕頭。我雖說了，到底也得你們姑奶奶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，和他好說，更好些；不然，太霸道了，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。」鳳姐忙道：「連你還這麼開恩操心呢，我反倒袖手旁觀不成？——旺兒家的，你聽見了：這事說了，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，說給你男人：外頭所有的賬目，一概趕今年年底都收進來，少一個錢也不依。我的名聲不好，再放一年，都要生吃了我呢！」旺兒媳婦笑道：「奶奶也太膽小了。誰敢議論奶奶？若收了時，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？不過為的是日用，出的多，進的少。這屋裡有的沒的，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，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，通共一二□兩銀子，還不夠三五天使用的呢。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，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窯裡去了！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。既這樣，我就收了回來。我比誰不會花錢？你們以後就坐著花，到多早晚，就是多早晚。這不是樣兒？前兒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兩個月，想不出法兒來，還是我提了一句，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，四五箱子，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，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。我是你們知道的，那一個金白鳴鐘賣了五百六□兩銀子，沒有半個月，大事小事沒□件，白填在裡頭。今兒外頭也短住了，不知是誰的主意，搜尋上老太太了。明兒再過一年，便搜尋到頭面衣裳，可就好了！」旺兒媳婦笑道：「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裳折變了不夠過一輩子的？只是不肯罷咧。」鳳姐道：「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，要像這麼著，我竟不能了。昨兒晚上，忽然做了個夢，說來可笑。夢見一個人，雖然面善，卻又不知名姓，找我說：娘娘打發他來，要一百疋錦。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，他說的又不是僑們的娘娘。我就不肯給他，他就來奪。正奪著，就醒了。」旺兒家的笑道：「這是奶奶日間操心，惦記應候宮裡的事。」

一語未了，人回：「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。」賈璉聽了，忙皺眉道：「又是什麼話？一年他們也搬夠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藏起來，等我見他。若是小事，罷了；若是大事，我自有回話。」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。

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，讓他椅上坐了吃茶，因問何事。那小太監便說：「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，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，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，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，這一兩日就送來。」鳳姐兒聽了，笑道：「什麼是送來？有的是銀子，只管先兌了去。改日等我們短住，再借去也是一樣。」小太監道：「夏爺爺還說：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，等今年年底下，自然一齊都送過來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夏爺爺好小氣。這也值的放在心裡？我說一句話，不怕他多心：要都這麼記清了還我們，不知要還多少了。只怕我們沒有，要有，只管拿去。」因叫旺兒媳婦來，「出去，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子來。」旺兒媳婦會意，因笑道：「我纔因別處支不動，纔來和奶奶支的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；叫你們外頭弄去，就不能了。」說著，叫平兒：「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，暫且押四百兩銀子。」

平兒答應去了，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，裡面兩個錦袱包著。打開時，一個金纓絲攢珠的，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；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。一時拿去，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。鳳姐命給小太監打疊一半，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，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。那小太監便告辭了。鳳姐命人替他拿著銀子，送出大門去了。

這裡賈璉出來笑道：「這一起外崇，何日是了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剛說著，就來了一股子！」賈璉道：「昨兒周太監來，張口一千兩，我略應慢了些，他就不自在。將來得罪人的地方兒多著呢。這會子再發個三五萬的財就好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，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。

這裡賈璉出來，剛至外書房，忽見林之孝走來。賈璉因問何事。林之孝說道：「纔聽見兩村降了，卻不知何事。只怕未必真。」賈璉道：「真不真，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。只怕將來有事，僑們寧可疏遠著他好。」林之孝道：「何嘗不是？只是一時難以疏遠。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，老爺又喜歡他，時常來往，那個不知？」賈璉道：「橫豎不和他謀事，也不相干。你去再打聽真了，是為什麼。」

林之孝答應了，卻不動身，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，因又說起家道艱難，便趁勢說：「人口太眾了。不如揀個空日，回明老太太老爺，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，用不著的，開恩放幾家出去：一則他們各有營運，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。再者，裡頭的姑娘也太多。俗語說，『一時比不得一時』，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，少不的大家委屈些，該使八個的使六個，使四個的使兩個。若各房算起來，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。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，一半都大了，也該配人的配人，成了房，豈不又滋生出些人來？」賈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只是老爺纔回家來，多少大事未回，那裡議到這個上頭？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，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，每日歡天喜地的說『骨肉完聚』，忽然提起這事，恐老爺又傷心，所以且不叫提起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這也是正理，太太想的周到。」賈璉道：「正是。提起這話，我想起一件事來。我們旺兒的小子，要說太太屋裡的彩霞，他昨兒求我，我想：什麼大事？不管誰去說一聲去，就說我的話。」

林之孝答應了，半晌，笑道：「依我說，二爺竟別管這件事。旺兒的那小子，雖然年輕，在外吃酒賭錢，無所不至。雖說都是奴才，到底是一輩子的事。彩霞這孩子，這幾年我雖沒看見，聽見說，越發出跳的好了，何苦來白遭塌一個人呢？」賈璉道：「哦！他小子竟會喝酒不成人嗎？這麼著，那裡還給他老婆？且給他一頓棍，鎖起來，再問他老子娘。」林之孝笑道：「何必在這一時？等他再生事，我們自然回爺處治，如今且也不用究辦。」賈璉不語。一時，林之孝出去。

晚間，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。那彩霞之母，滿心縱不願意，見鳳姐自和他說，何等體面，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。

少時，賈璉進來，鳳姐又問賈璉：「可說了沒有？」賈璉因說：「我原要說來著，聽見他這小子大不成人，所以還沒說。若果然不成人，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王家的人，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，何況奴才呢！我已經和他娘說了，他娘倒歡天喜地，難道又叫進他來，不要了不成？」賈璉道：「你既說了，又何必退呢？明日說給他老子，好生管他就是了。」這裡說話。不提。

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，心中雖與賈環有舊，尚未作准。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，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，而且容顏醜陋，不能如意。自此，心中越發懊惱，惟恐旺兒仗勢作成，終身不遂，未免心中急躁。至晚間，悄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，問個端底。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，巴不得給了賈環，方有個膀臂，不承望王夫人又放出去了。每每調唆賈環去討，一則賈環羞口難開，二則賈環也不在意，——不過是個丫頭，他去了，自然還有好的——遂遷延住不肯說去，意思便丟開了手。無奈趙姨娘又不捨，又見他妹子來問，是晚得空，便先求了賈政。賈政說道：「且忙什麼。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，再放人不遲。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，一個給寶玉，一個給環兒。只是年紀還小，又怕他們誤了念書，再等一二年再提。」趙姨娘還要說話，只聽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，大家吃了一驚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